

房龙文集

Hendrik

发现太平洋

Willem

沉晖 译

 *van Loon* 

北京出版社

00125107

房龙文集

N818.1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发现太平洋

沉晖 译



北航 C0543204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发现太平洋/[美]房龙著;沉晖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房龙文集)

ISBN 7-200-04244-7

I. 发... II. ①房... ②沉... III. 太平洋-探险-史料
IV. N81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290 号

房龙文集

发现太平洋

FAXIAN TAIPINGYANG

[美] 房龙 著

沉晖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97 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ISBN 7-200-04244-7

K · 445 定价: 17.00 元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钱满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年—1944年）一生中出版了三十余种书籍，单枪匹马地将人类各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都复述一遍。如此浩大的工程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真令人钦佩他以有涯之生向无涯之知挑战的勇气。

房龙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思想。他的著述包括《人的解放》（即《宽容》）《人类的故事》《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诸多原因中，知识的不够普及至少也是一种，有多少人能天天坐在图书馆中去研读人类的文字积累呢？理论玄妙得高不可攀，历史悠久得令人生畏，知识浩瀚得一无无

边，理论注定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少数人掌握的知识若不能为大众所分享，就不会有人民的觉醒和人类的进步。鲁迅笔下，作为精英的夏瑜所能奉献给华老栓之辈的，只是他被砍头时流下的鲜血。一个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容易，要提高整体素质却很难。普及工作是艰巨而伟大的，是一项民族和人类赖以发展的事业。房龙着眼于此，一生致力于此。他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自配插图，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具备的科学人文知识复述得精彩扼要，其中还不时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在普及现代知识的同时，他也普及了现代意识。

人们往往一辈子钻在本行的微观世界里，忽略和疏离了宏观世界，因而失去对世界和自己的平衡感觉，甚至陷入极端。阅读房龙的著作，听听他从“我碰巧属于哺乳动物种族”的角度来叙述的宇宙、人类的故事，也许可以重新摆正各种事物在心目中的合适位置，保持自己与世界的正常联系。

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虽然作为一个过了二十岁才移居美国的荷兰人，他不可避免地更多写到他熟悉的西方，也更钟情于他的故国，但他决不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一直在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房龙的这种观点发展到最成熟的形式就是他的《宽容》一书——宽容，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这本书另一个版本的名字叫《人的解放》。

人类从一种野蛮生物开始，为摆脱野蛮，必然经历一个野蛮的过程。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正常状态。统治人类原始社会的也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也是为

此奋斗争夺的历史。每个群体为求生存，都必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所以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又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耶稣以身殉道，提倡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突破了犹太教的狭隘与偏执，但基督教得势后，照样设立自己的宗教法庭，大肆迫害异端。红衣主教们还时不时地增扩“禁书目录”，妄图阻止求知的欲望和知识的传播。种族间、阶级间、政治派别间、宗教团体间互不相容，从一种不宽容到另一种不宽容，厮杀争斗了多少个世纪。悲壮也罢，惨烈也罢，这一切都不是无端而生，而是人类走向文明所不得不经历的血与剑的洗礼。幸运的是，当其他动物永远只能停留在丛林原则时，智慧的人类毕竟慢慢悟出了宽容的道理，提出以理解、关爱和宽容来取代偏执、仇恨和迫害。

房龙说得好，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惟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宽容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真理”的名义在向“谬误”开战，真理是惟一的，而且只有自己掌握了它。文艺复兴迎来了观念的变化，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抬头了。随之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终于使一些人明白，谁又能独占《圣经》的含义呢？真理不能被垄断，灵魂拯救的道路也许不止一条，对信仰和思想的最后评判权还是留给上帝吧，政府无权干涉宗教，让所有的信念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房龙注意到，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程度成正比。在历史上，贸易所带来的平等和交流往往使这些地区和国家

的人民最容易接受宽容的道理。宽容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当然首先是指官方的宽容。但是，公众和个人的宽容是官方宽容的社会基础，很难想象由宽容的个人所组成的宽容的大众会产生或容忍一个不宽容的官方。说到底，提高国民素质是建立一个宽容社会的根本。

二次大战中，房龙主张的民主、理性、宽容与法西斯的专制、强暴、黑暗势不两立，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为批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写下了针锋相对的《我们的奋斗》。令他愤慨的是，巫师们还在搅拌那装满仇恨的大锅，“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中世纪又胜一筹”。对当时通行于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他深感怀疑忧虑，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启发人们思考：在人类文明各种可能的形式中，它们是否是最佳选择？房龙的所作所为正像他自己描绘过的伊拉斯谟：“他像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知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房龙的著作在出版当时，便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产生了相当影响。久违了近半个世纪，房龙的著作又被国人重新发现，陆续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当然，书中某些见解囿于时代局限而留下的偏颇，今天的读者自会辨识。北京出版社有感于房龙的文化意义，为便利读者，将他的主要作品汇编成集，特邀有翻译经验的高校教师认真翻译。编译者态度严谨，力求译文质高味浓。我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不负读者厚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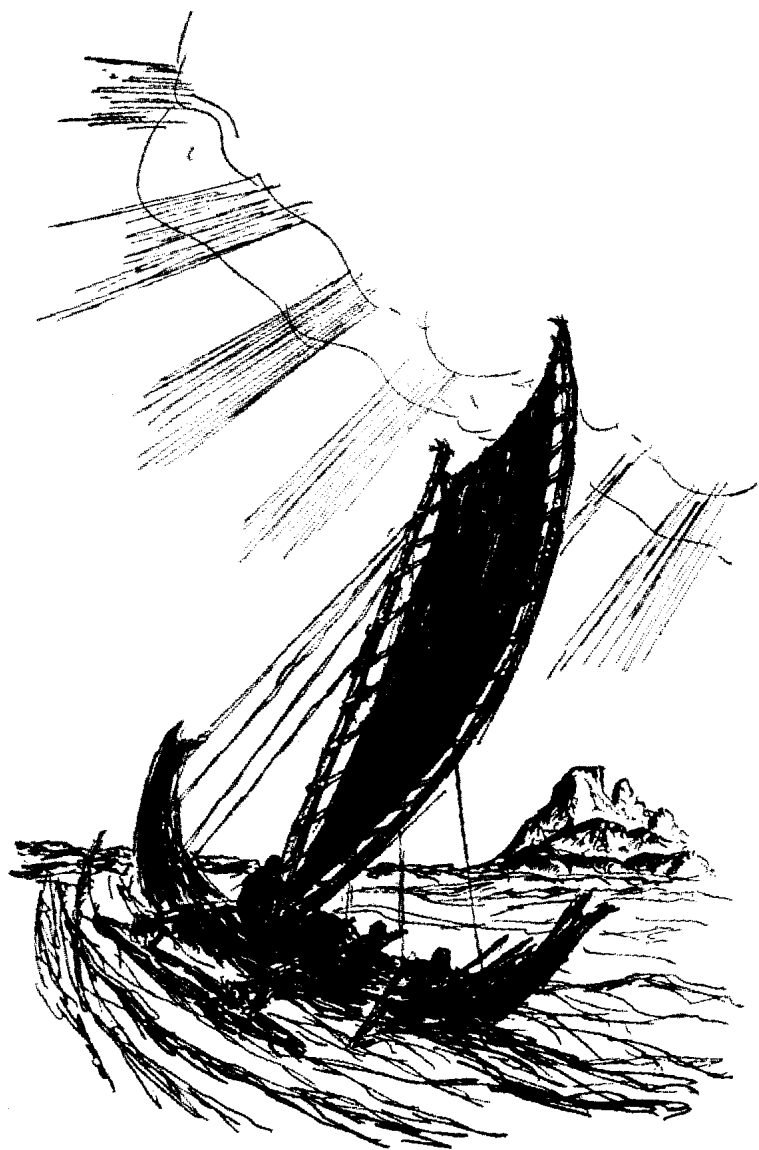
1998年11月

（钱满素女士，1946年生于上海，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致 海 伦^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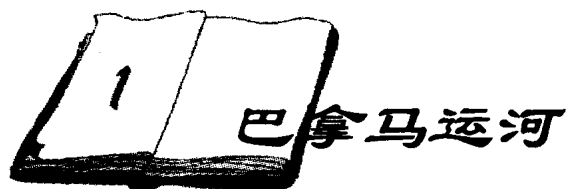
① 即房龙的第二个妻子吉米，全名是伊莱扎·海伦·克里斯韦尔。



太平洋的伟大发现

目 录

1. 巴拿马运河	(1)
2. 达连的古代遗迹	(17)
3. 史前太平洋	(32)
4. 太平洋的中心岛屿	(43)
5. 太平洋的早期发现	(66)
6. 第二次发现太平洋	(97)
7. 寻找未知的南方大陆	(125)
8. 澳大利亚出现在地图上	(142)
9. 最后一位荷兰探险家	(191)
10. 最杰出的太平洋探险家	(204)
译后记	(258)



人生真正不同寻常的经历往往却是很简单的。

在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有关巴拿马运河的所有情况。50年代初期，我祖母的一个兄弟迁居巴西。他经历了黄热病与革命的考验，不仅幸存下来，还积累了一笔颇为可观的钱财。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他们举家回迁荷兰。他的几个长着奇异的黑眼睛、黑头发的女儿，一下子就在我们这个荷兰小镇上引起了轰动。不久她们就感到难以忍受而躲到令人愉快的巴黎和里维埃拉去了。因为对于她们相当丰富的拉丁品味来说，住在那里，较之与某个陌生的表兄呆在家中，更适合她们。表兄斯巴达式的简朴，在过分炫耀的漂亮女性的魅力面前，让人十分困窘。

我猜她们在法国逗留期间并非总是十分惬意的。她们曾蒙受了一次迄今难以忘怀的屈辱。她们一向以拥有结成长辫几乎拖到脚面的乌黑的头发自豪。但一个晴朗的早晨，她们乘公交



发现太平洋

车去枫丹白露^①。车很拥挤，她们被推来推去，到站下车时，见鬼，辫子不见了！

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头发被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盗来的头发被用于制作发髻，戴假发髻在当时颇为时髦。发髻常常加在布料拼凑的小帽下面。这种小帽几乎有半个世纪无人问津，现在又卷土重来。由于能够提供的假发是有限的，于是一个偷辫子的职业应运而生，他们不但云集巴黎，而且遍及欧洲各大城市。留着长辫子的可怜巴西人很容易地成了牺牲品。她们二十年辛勤护理的长发竟被一把锋利的剪刀咔嚓一声顷刻毁掉。

不知什么原因，那件事竟在我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使我意识到一个名叫法兰西的民族的存在。几乎与此同时（即盛大的巴黎博览会举办的那一年），埃菲尔铁塔进入我的眼帘。它有点像一个墨水瓶台、一个手表饰物或一个镇纸。铁塔加深了我对法国的认识。最后，我那些出手大方的叔叔婶婶们带回给我的那几套印第安衣服，它们来自布法罗·比尔提供的“国际大博览会”，这一切使我变成一个热心的亲法分子。

可惜惟一能证明我当时（我已 7 岁了）这种情感的就是专心致志于学习高贵的法语。我艰辛地练习着“我有”、“你有”，法语较之我的母语荷兰语更为复杂，常常使人感到困惑。众所周知，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最早的《大教义问答录》就是用法语写的，不久，我就能使用这种稀奇古怪的语言从书店每周一次送来的文件夹中找出巴黎的《画报》，并能译出它那令人着迷、富有魅力的图片的简要说明。这样我才知道许多关于费迪南德·雷塞布先生的事迹。他在成功地开凿苏伊士运河之后，现在正努力再现辉煌，在巴拿马地峡开凿另一条运河。但是他没有取得进展，反而却神秘地进了法国监狱。

① 法国中北部市镇和旅游地，距巴黎东南 60 公里。

“巴拿马丑闻”^①的细节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搞清楚。但至少我对这条分隔大西洋与太平洋的狭长地带的地理概况了解到不少。这个地区有难以攀援的高山、深深的峡谷，未开化的土著居民和凶残的鳄鱼。

你知道，童年的记忆就如同园中的杂草一样顽固。对于杂草，你可以锄掉它，毒死它，烧掉它。但是不出几天，瞧！它们又会在原地出现，就跟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因此，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记忆中的巴拿马地峡依然是有着高高的山峦、深深的密林、未开化的土著与凶残的鳄鱼的地区。

因此，在一个很不恰当的时刻，侍者敲我的门，说：“先生，我们马上要到达克里斯托瓦尔了。”^②我很快穿上长衣、凉鞋，赶到甲板上，“天啊！船长走错了路，我们来到荷兰湾了”，我喃喃自语道。因为远处的景致就像我家乡的海岸那样引人入胜。我觉得进入运河就如同进入马斯河或斯凯尔特河河口。

当然再靠近些，我就看出某些不同了。地不是很平坦，有一些低矮的山丘。余下的景色颇像荷兰。如果说这艘船是在鹿特丹而不是在这座城市把我送上岸的，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异。彬彬有礼的美国政府大度地以伟大的意大利发现者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当时它正在计划中的运河北端建立自己的海港，以避免与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以科隆之名著称的瘟疫海湾产生直接的联系。

昔日科隆的遗物今天已寥寥无几。威廉·阿斯平沃尔建造穿越巴拿马地峡的铁路是以这里为终点的。在大举兴建铁路的时期（1850年），这里是以阿斯平沃尔知名的。这个名称对于当时的巴拿马人（已拥有这块土地）来说稍嫌复杂些，于是

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大贪污贿赂案。

② 巴拿马城市，位于巴拿马运河的加勒比海入口处，为纪念哥伦布而命名。

不久就改为科隆（对我们来说就是哥伦布）这个简单易读的西班牙名字。这个城市曾经大范围地疏于管理，不久街道成为沼泽，成为孳生黄热病蚊虫的理想场所。到了1903年，美国政府在有效地导演了一夜革命^①以后，获得了占有从太平洋到大西洋间一条狭长土地的权利。在著名的和平条约中，有一条规定赋予美国对新建立的巴拿马共和国的大城市以充分的卫生管理权。

故事的其余部分可用戈格斯的名字来概括。如果没有这个奇迹般的现代人物的全力帮助，就不可能有任何运河。只有在法国运河公司治理下（就像在可怜的雷塞布时代所有的那样）的情景，数量很大的各种墓地埋葬着那些忠实的西班牙人、法国人和古巴人的遗体，而他们曾勇敢地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疟疾与黄热病横行的地方挖掘沟壕。

今天的运河地区，已是一个健康的居留地。蚊子无法在此生存，就像谚语中雪球无法在地狱存在一样。在不到两年内，这个谈吐斯文的来自美国南部的绅士已完成他的艰巨任务，把开凿工程留给另一位美国军官，为我们提供一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间的捷径，这是人们自1513年以来最大的梦想之一。那一年的9月25日晚，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从静静的达连山峰解决了南太平洋的问题之后，不久就成为南太平洋的“海军上将和司令官”。

可怜的巴尔博亚！严肃、勤勉而不太适应的巴尔博亚！他不停地往返于地峡，建城、筑堡，给遥远的天主教西班牙国王送去他征服这块土地的愈来愈多的描述。其他人，办事缺乏条理（说得轻一点），却想得到他的位置。其中一人终于得逞。他捏造罪名，就轻易使巴尔博亚身陷囹圄。一个安排好的法庭

① 1903年11月3日在美国的策划和支持下，巴拿马发生了脱离哥伦比亚的政变。政变成功后，美国获得独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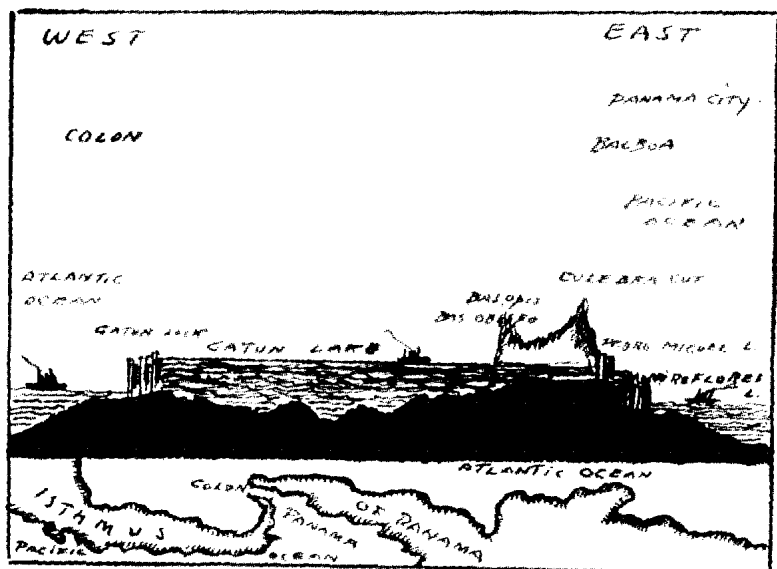
完成了其他工作。距此不到四年前，巴尔博亚登上那座著名的高峰，胜利地高呼“那儿就是！”如今这位太平洋的发现者却以叛逆和王国政府敌人的罪名被斩首。

关于共和国忘恩负义的说法，人们耳熟能详。至少在运河的范围内（正如我在后面所说的那样），这种说法缺乏事实根据。开凿运河的哥达斯和使开凿成为可能的戈格斯，都受到他们所忠实服务的政府应有的礼遇。但是，他们的年薪之低却令私营企业的人难以置信。美国医疗队少校和美国工程队上校的薪水仅仅够买香烟！这些殷实的商人会脱口而出，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无法断定他们孰是孰非。但是我要在此逗留一下，说说多年来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一些想法。

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与陆海军军官都有接触，我自然也了解我们许多时新和开明的人厌恶操练的想法（或是缺乏勇气，或是任何你所说的原因），这使他们颇有点看不上安纳波利斯军校^①和西点军校^②的毕业生。他们议论操练是毫无意义的、无用的，埋怨课程设置死板，指责凭借一己经验的陆军部将一些精神上的约束强加于人。但是我却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两所军校的毕业生，比普通大学的学生有更好的举止，也许这一点算不了什么。我还发现他们很像名牌大学的教授，简约而率直，接受什么任务都毫无怨言，也不乞求任何恩惠。他们可能今天被派去接管太平洋的一些岛屿，明天可能又被要求在 20 英里的山地上凿出一条水渠，或是在海上搜寻一名飞行员，或是阻止日本人偷猎敏捷的海豹，同时又不能激怒在东京的那些异常敏感的掌权人。他们成功了，喝采声寥寥无几；他们失败了，所受的谴责远甚于他们应当承担的。

① 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

②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纽约城北西点而得名。



巴拿马运河剖面

然而这种职业仍不乏求职者。原因何在？那些不喜欢“军人意识”的人，认为原因在于公职生涯所具有的稳定性的。不错，这种职业薪水微薄，却能保证固定收入。只要公职人员守住“成为君子”的几条基本准则即可。不管时代繁荣与否，他们都能准时开薪水。除非山姆大叔破产，否则这些身着金条纹军服的军官们就无须为公司将不能履行义务而担心。

不仅如此，这种职业升迁虽然缓慢，却完全是按部就班的。大多有抱负的年轻人的升迁速度，并不比海军部顶层办公室里的平庸职员快多少。而办公室职员惟一可以夸口的是，他从未有过任何闪失。

这也是我们从那些和平主义者以及知识分子的口中常常听到的。但是就我个人对身着美国军服的各类人员的印象（积30年之印象）来说，不敢苟同这个看法。相反，我发现这些